

從豪傑到裁縫——奇人修廣翰之五

東北變色前後

吳崇蘭

做加煤工人去長春

修廣翰等爲了要到長春與政府聯絡請示，遂由馬隊保護，歷盡辛苦，到了離洮南六十華里的舍力，舍力是一個小站，他們就在舍力上車。這一回，還是被擠在火車頭。可是此時已是快過年的時候，天氣很冷，凍得他們直哆嗦，最後無法忍受，只好躲到煤車裏去，可是煤老往外流，人在裏邊站不住，最後，他們就被發現了。列車長跑來質問他們，他們就說：願意幫着做加煤的工作。於是他們就藉着加煤做工來運動取暖。幾個人輪流加煤，火車走了一天到長春。人到長春，身上既無餘錢，附近又無親友，吃住都成了問題。幸好姓張的俄文翻譯，他的姐夫王先生，在長春開了一個酒廠，東北人叫燒鍋。他是酒廠經理，他們就去找他，他就招待他們食宿。

他們到了長春才知道政府已經派員來東北接收。軍事代表團團長是董彥平也來了。東北行轅隨即成立，各省的省主席也都到了長春。這消息使他們十分振奮。他們休息一晚，第二天一早，就迫不及待的到行轅去找嫩江省省主席，因爲洮南是隸屬於嫩江省的。嫩江省主席彭濟羣，是一位水利專家。他沒有來長春，但是各廳的廳長都暫任長春，修廣翰等即去求見廳長。告訴傳達，

他是洮南來的。原是洮南的書記長，一直在洮南工作，現在要來報告一下地方的近況。傳達進去不久，嫩江省的財政廳長甯向南、省府委員劉博崑（後當選立法委員在台逝世）、民政廳長梁廳長出來接見他們。他們三人坐定之後，修廣翰就將洮南的近況作一簡單報告。報告完畢，他們就說：軍事代表團正在談判，等談判好了去接收時，希望修廣翰等去幫同接收……等等。對這一點，修廣翰當然義不容辭，他在洮南住了好幾年，對地方上的一切人與事都很熟悉。而且他做黨部的書記長，在那兒也工作了很久，所以他一口答應。也許因爲修廣翰等長途跋涉，又是從煤車中混過來的，一身骯髒，顯得落拓狼狽，不成人樣。當他們談了兩小時之後告辭時，三位首長就請修廣翰稍等一會。他們進裏邊就拿了兩疊厚厚的俄國紅軍票出來說：「修先生，你們這次辛苦了。看你們的樣子，知道你們出這一趟遠門很不容易。恐怕在這兒吃住都相當困難。我們此行帶的錢不多，這一點錢你請拿去用，算是我們幫個小忙。」

當時東北只通用俄國紅軍票。修廣翰看着那兩疊厚厚的俄國軍票，很不屑的說道：「我是東北人，生在這兒，長在這兒，到處都有熟人，決

不至餓死。我現在還沒有爲國家做什麼事，如果我拿你們這錢，與接受救濟何異？我今天來不是爲的求你們救濟，只是爲我自己盡我的責任。你們剛自後方來，不了解地方情況，我盡我所知告訴你們，責任就完了。至於救濟，我向來不喜歡受人救濟的，請你們別把我看錯了。……」

三位首長連忙說道：「請別多心，我們沒有這意思……」

「錢，我們一分都不能要。謝謝，再見。」修廣翰站起來就走了。回到住所，同行的人都說修廣翰不該拒絕那錢。因爲大家現在窮得連喝碗茶的錢都沒有，現實上的困難，在在都需要錢來應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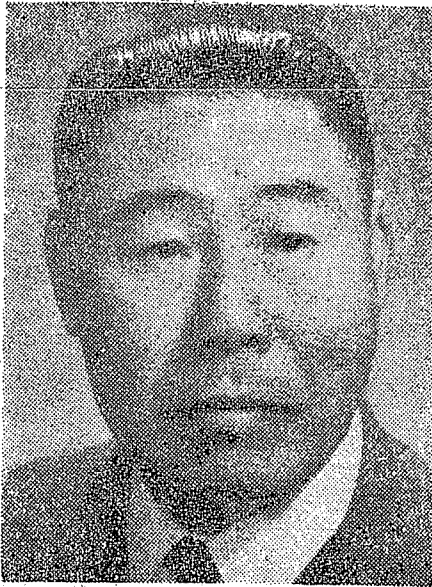
修廣翰說道：「人窮而後見節義。我們不能讓人把我們看成討飯的，曲解我們的愛國熱忱。我也知道我們急需要錢來解決困難，可是今天我們接受了那錢，我們以後就難以做人了。」

訪董彥平幾度進退

大家聽了修廣翰的話，才不再埋怨。也由於修廣翰拒絕了那錢，使那三位首長對他刮目相看，認爲他是個有氣節的人才。在那樣困難的時候，有這麼多錢湊來，居然還嚴辭拒絕。所以後來嫩江省政府派他做縣長，也基於此。這是後話。

修廣翰接着又去拜訪董彥平。(後來為國大代表，在台去世。)董家和修家是世交。董家在洮南是一大富戶。兄弟五人，董彥平是最小的老五。他的四哥是修廣翰父親的換帖兄弟。從小修廣翰就喊他四爺。不過他沒有見過董彥平。當時董彥平聽說他是洮南來的，就想打聽打聽家鄉事。修廣翰就把洮南的事略說一下。當時董彥平問他有困難沒有。修廣翰回答說沒有。然後就告辭走了。

大約過了四、五天的樣子，行轅又要撤退了。長春又將成為共產黨的世界。修廣翰一行，怕連累朋友，酒廠也住不下去了。在行轅撤退的前一天，修廣翰雇了一輛馬車，四出訪友，從早晨走到晚上，希望能找到一個住所。暫時安身。但是他到那兒都是碰釘子。他像一枚炸彈，人人都



東 北 行 轅 副 參 謀 長 兼 駐 蘇 俄 軍 事 代 表 團 團 長 安 東 省 主 席 董 彥 平 將 軍。

害怕沾惹。車子高高低低的走着，不覺已是萬家燈火，家家都是享受晚餐的時候，修廣翰却是有家歸不得，全無立足之地。最後到了晚上九點鐘，他帶着一身疲憊，無精打采的回到酒廠。同行的人看到他的情況，就知道沒有希望。大家跟他留了飯菜，就叫他先坐下來吃飯。一面問他想到辦法沒有？他搖搖頭，說道：「我們得立刻走。離開長春，往瀋陽轉無順。因為共產黨來，必定要搜查。這兒無論如何待不下去。」

「怎麼走呢？沒有車啊！」

「我們還是搭俄國人的軍車。」

「搭車也不是容易的。」

「不管怎樣，我們得走。不能在這兒待着。」

你們若害怕，不願跟我走，我們就分道揚鑣。」修廣翰堅決地說道。由於他的堅決，其他的人也就不再作異議。修廣翰就對這位酒廠的經理說道：「我們想向你借一百塊錢。這一百塊錢，只要我們活着，一定會加倍奉還。若是政府不來接收，我們也就活不了，那就算你送我們的喪儀吧！」

酒廠經理很慷慨的就拿出一百塊錢。這時候是冬天，人人都戴手套，修廣翰就叫每個人裝十塊錢俄國軍用票在手套內。以便作為上車時賄賂俄軍之用。他們既身無長物，行動也甚方便。當即辭別了酒廠經理去火車站。

他們到了火車站，就在鐵柵處伏在地上。等到俄國的巡邏兵走過來時，修廣翰先站起來，那俄國兵拿着槍對準他叫「打外。」

他也不懂「打外」是什麼意思，就舉起雙手，也喊「打外」，跟那俄國兵打招呼。(後來猜想這大概是站住的意思。當時真是牛頭不對馬嘴。)那俄國兵見他們舉起雙手，就走了過來，又接着喊「上高」。他們也不知道「上高」是什麼意思，只是修廣翰早在長春就知道這些俄軍是可以賄賂的，所以他將手套中的十元軍用票抖出來舉着喊「打外。」那俄兵見到票子，立刻就收去放在口袋裏，放他進去了。其餘二人，也就如法泡製，都跟着進了車站。

去瀋陽又遇上共軍

車站的每輛火車都在冒煙。一列一列的火車，有開瀋陽的，有去哈爾濱的……但是到底那一列火車是開往瀋陽的？他們根本不知道，只看到一忽兒許多人往一邊跑，他們也就跟着往這邊跑。一忽兒許多人又往另一邊跑，他們又跟着跑到另一邊，也不知這些人打那兒來的消息，一忽兒說這邊那列車是去瀋陽的，一忽兒又說那邊列車去瀋陽的。他們跟着跑來跑去，最後也只能像瞎貓捉死老鼠，碰運氣了。他們上了一輛有四十多節的火車。修廣翰說：這車若是向北的，大家就下來再搭往南的車。這一系列車是貨車，是回程車，全是空車，火車喀喀喀的走了，走到天亮時，他們看到站牌的字了，見已經走到了「公主嶺」。他們好高興，知道這一系列火車確是南下的，總算安了心。

他們到了瀋陽，正碰上張學良的弟弟張學詩來接收。這一來，他們在瀋陽也無法待下去。於是又換車到千金寨，然後徒步下鄉回老家鎌刀灣

去了。那裏地處偏僻，共產黨的勢力，一時還到不了。比較起來算是安全地帶。他們走到鐮刀彎，修廣翰的堂弟，見到甚為驚奇，問起原因，才知道修廣翰洮南家的百萬家私，已隨風而去。修廣翰又介紹了他同行的人。又請他們托千金寨的一位朋友打探消息，如有什麼消息，立刻告訴他。當時那小地方既無報紙，又無收音機，坐守家中，有如在監獄的囚犯，根本與外界隔絕，一無所知。

他們在鐮刀彎住了一個多月，朋友捎信來說：行轅又回來了，正準備接收事宜。後來知道行轅軍事代表團團長董彥平向俄軍總司令馬林克夫斯基求保護，馬不肯，他們即以撤退為抗議。後來俄國提出保證，可以安全接收，行轅才再度回來接收。其間交涉經過，則不得而知。這一次接收，是全面接收，不同於前次的局部接收。所以修廣翰等回長春去，也可以買票登車了。只是在車門邊有俄兵把守，非給錢不肯放行。修廣翰從堂弟那兒拿了一些錢，買票之外，仍然準備十元放在手中作「打外」賄賂俄兵之用。他們到了車站，買好票，車還沒有開。大家就跑到車門邊準備上車。車有三個階梯，修廣翰等站在第一個階梯緊靠着車門，俄國兵守着門喊「打外」，修廣翰趕緊將十元鈔票塞過去，也喊一聲「打外」，那俄國兵就叫他進去了。第二個人沒有看到要塞錢賄賂，以為可以上去，立刻跟進，那俄國兵毫不客氣的照他胸膛一皮靴，那人就摔到鐵道上腦漿迸裂死了。第三個不明就裏，也給摔死了。人命不如一隻狗，真是慘不忍睹。

車上都是俄國兵，也有少數中國人，修廣翰等目睹慘劇，就想找一個不易惹禍，不易摔下車的地方安止，最後找到一個放修車工具的小房，他們就躲在裏面一直到長春下車。

趙參謀原來是內弟

這時候，長春表面上已相當安定。也已經有了黨部，修廣翰等就住在黨部的辦公室。白天收攤，晚上就睡辦公桌。第四天，修廣翰到行轅去，順便在行轅打個電話給朋友，告訴朋友他來長春的消息。電話剛撥通，才報上自己的姓名，還沒有開始說話，就有一個人走過來問他：

「你叫修廣翰啊！」

「是呀！你先生貴姓？我不認識你啊！」

「我姓張。我也不認識你，是因為有個趙參謀要找你。」

「趙參謀？」

「修廣翰想不起來他認識什麼趙參謀，所以他說道：『我也不認識趙參謀呀！』」

「你請別離開。我馬上去找趙參謀。」那位

張先生說完，立刻就走了，不一會，他就帶着那位趙參謀來了。原來趙參謀者，非他人，乃是修廣翰的內弟趙寶興。趙在軍統局戴笠手下工作。

這時是行轅第二處的第一科長。是處長文祥的先頭部隊。在行轅是個紅人。

「啊，姐夫，我找你找得好苦。別人都說你來了長春，我怎麼找都找不着。」趙寶興興奮地緊緊握着修廣翰的手。他自抗戰即隨政府到重慶，與修廣翰已八、九年沒有見面，此時見故人，禁不住淚兩行了。

「我就住在黨部啊！」

「我到黨部去找過幾次，都沒有找着。只知道你來過，我還以為你又回洮南去了。來，來，我們坐下好好談談。」修太太比修廣翰大四歲，她的弟弟趙寶興也比修廣翰大一歲，他拉着修廣翰坐下來，問問修廣翰的家庭近況，又問及修廣翰在長春的生活情形，當他知道修廣翰在長春食宿均無定處，就說道：

「你這樣很危險。現在長春表面上很平靜，實際上到處仍潛伏着危機。共產黨是很利害的。」

修廣翰却坦然說道：「我不怕共產黨，我天天和他們在一起周旋鬥法，我才不怕！」

「不行，不行！你這樣托大，太危險了。快搬到行轅來住。」

「我算什麼？怎能來行轅住呢？」

「那沒有關係，我給你弄個來賓證。」……

這樣，修廣翰才算有了吃住的地方。甌覺有了床舖，也有了蓋的毯子。修廣翰的朋友們看到他搬到行轅去住，就想回洮南去。他們覺得這麼等，也不知要等多久，才能分派到工作？萬一再撤退，更沒有地方可走。修廣翰也只好由他們回洮南去。

修廣翰同行的朋友們走後，他的顧慮就少了許多。負擔也輕了不少。誰知過不多久，行轅又撤退了。如此一而再的撤退，簡直有如兒戲。第二次行轅撤退到錦州辦公。趙寶興對修廣翰道：

「你得跟着行轅走。」

「我怎能跟着行轅走呢？」修廣翰攤攤手苦笑着說道。

「我算什麼？怎能來行轅住呢？」

「那沒有關係，我給你弄個來賓證。」……

這樣，修廣翰才算有了吃住的地方。甌覺有了床舖，也有了蓋的毯子。修廣翰的朋友們看到他搬到行轅去住，就想回洮南去。他們覺得這麼等，也不知要等多久，才能分派到工作？萬一再撤退，更沒有地方可走。修廣翰也只好由他們回洮南去。

修廣翰同行的朋友們走後，他的顧慮就少了許多。負擔也輕了不少。誰知過不多久，行轅又撤退了。如此一而再的撤退，簡直有如兒戲。第二次行轅撤退到錦州辦公。趙寶興對修廣翰道：

「你得跟着行轅走。」

「我怎能跟着行轅走呢？」修廣翰攤攤手苦笑着說道。

「我就住在黨部啊！」

「我到黨部去找過幾次，都沒有找着。只知道你來過，我還以為你又回洮南去了。來，來，我們坐下好好談談。」修太太比修廣翰大四歲，她的弟弟趙寶興也比修廣翰大一歲，他拉着修廣翰坐下來，問問修廣翰的家庭近況，又問及修廣翰在長春的生活情形，當他知道修廣翰在長春食宿均無定處，就說道：

「你這樣很危險。現在長春表面上很平靜，實際上到處仍潛伏着危機。共產黨是很利害的。」

修廣翰却坦然說道：「我不怕共產黨，我天天和他們在一起周旋鬥法，我才不怕！」

「不行，不行！你這樣托大，太危險了。快搬到行轅來住。」

「我算什麼？怎能來行轅住呢？」

「那沒有關係，我給你弄個來賓證。」……

這樣，修廣翰才算有了吃住的地方。甌覺有了床舖，也有了蓋的毯子。修廣翰的朋友們看到他搬到行轅去住，就想回洮南去。他們覺得這麼等，也不知要等多久，才能分派到工作？萬一再撤退，更沒有地方可走。修廣翰也只好由他們回洮南去。

修廣翰同行的朋友們走後，他的顧慮就少了許多。負擔也輕了不少。誰知過不多久，行轅又撤退了。如此一而再的撤退，簡直有如兒戲。第二次行轅撤退到錦州辦公。趙寶興對修廣翰道：

「你得跟着行轅走。」

「我怎能跟着行轅走呢？」修廣翰攤攤手苦笑着說道。

「我就住在黨部啊！」

「我到黨部去找過幾次，都沒有找着。只知道你來過，我還以為你又回洮南去了。來，來，我們坐下好好談談。」修太太比修廣翰大四歲，她的弟弟趙寶興也比修廣翰大一歲，他拉着修廣翰坐下來，問問修廣翰的家庭近況，又問及修廣翰在長春的生活情形，當他知道修廣翰在長春食宿均無定處，就說道：

「你這樣很危險。現在長春表面上很平靜，實際上到處仍潛伏着危機。共產黨是很利害的。」

修廣翰却坦然說道：「我不怕共產黨，我天天和他們在一起周旋鬥法，我才不怕！」

「不行，不行！你這樣托大，太危險了。快搬到行轅來住。」

「我算什麼？怎能來行轅住呢？」

「那沒有關係，我給你弄個來賓證。」……

這樣，修廣翰才算有了吃住的地方。甌覺有了床舖，也有了蓋的毯子。修廣翰的朋友們看到他搬到行轅去住，就想回洮南去。他們覺得這麼等，也不知要等多久，才能分派到工作？萬一再撤退，更沒有地方可走。修廣翰也只好由他們回洮南去。

修廣翰同行的朋友們走後，他的顧慮就少了許多。負擔也輕了不少。誰知過不多久，行轅又撤退了。如此一而再的撤退，簡直有如兒戲。第二次行轅撤退到錦州辦公。趙寶興對修廣翰道：

「你得跟着行轅走。」

「我得跟你想想法子。我不能把你留下，假若你死了，我沒法向我姐姐交代。」

當時有一個桂苟，他後來當長春市的督察處長，桂苟在趙寶興那兒等待分發。他已經編號，次日就要坐飛機走，他因臨時有事，得待幾天才走。趙寶興就說道：「你既要待幾天走，我就讓我姐夫頂你的缺，上飛機好了。」桂苟自然沒有什麼不可。飛機的座位，空着也是白空着。

第三天，趙寶興用吉甫車把修廣翰送到機場，修廣翰到了機場，就等着一個一個叫名。却始終沒有聽到叫桂苟。等到上飛機的都走了，修廣翰只好硬着頭皮上去問：「請問，你怎麼一直沒有叫到我的名？」

「你叫什麼名字？」

修廣翰也只好硬着頭皮說道：「桂苟」。

「胡扯，你那兒冒出來的桂苟？我還會不認識桂苟啊！你給我趕快回去。」

修廣翰當時弄得啞口無言。祇好打回票。回來住了兩晚，趙寶興也要撤退走了，修廣翰就算他的祕書，才一同撤退。他們同機至錦州，錦州俄軍已撤退，修廣翰即搭那撤退的車回瀋陽。此時行轅雖然由長春撤退，瀋陽却尚未接收。修廣翰即住在二位朋友家。這位朋友姓藍，開了一個醫院，叫大西醫院。修廣翰在朋友家住不幾天，國軍就來接收了。這一來，大家都覺得踏實穩當了，好不高興！嫩江省省主席彭濟羣亦到了瀋陽，修廣翰去見彭主席，彭即委任修廣翰為開通縣長。開通是洮南的鄰縣，他因為已委任了後方帶來的

人為洮南縣長，所以只好委修為開通縣長了。但是修廣翰雖擔任了開通縣長，却不能走馬上任。只是在瀋陽當個空頭縣長。不久去縣長訓練班受訓，受訓期間，住省政府三樓宿舍。總算有了食宿。有天修廣翰受訓回來，工友告訴他說：「大西醫院來了個電話，說是有要緊事，叫你回來的時候，不論多晚，立即打電話去。」

修廣翰連忙問工友：有沒有說是什麼事？工友說：對方只說是要緊事。至於什麼要緊事，並沒有說。修廣翰即打電話到大西醫院找他的朋友：「是你打電話給我嗎？」他問。

「是啊！要恭喜你啊！」

「恭喜我？究竟是什麼事？我的喜從何來？」

萬里尋夫妻兒重聚

「嗨，你的太太和孩子來了，這不算大喜事？要不要恭喜你？」

「啊！真的，這真是天大的喜事。他們現在那裏？」

「他們先到我這兒來找你，我立即打電話給你，他們說你受訓去了，還沒有回來。我留下話，就把他們安置在旅館去了。旅館就在我附近。」

修廣翰接到電話，立刻趕去看他的太太，生死關別，一旦見面，自有一番訴說。原來修太太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安廣有一個佛教會，有一個教徒要到長春去，她以為修廣翰在長春，就帶着孩子，跟着那佛教徒萬里尋夫，找到了長春。誰知長春已經撤退。當時大家勸她在長春等。她說：撤退以後，不知何日接收，我還是去瀋陽，

到了瀋陽再找不到，我才會死心。到那時我可以回鑷刀彎老家去。於是她和大兒子兩人輪流背着那個最小的女孩徒步行走。那個小女孩很嬌，一步路都不肯走，把她一放下來就嚷腿疼。她哥哥氣得直說：你再不走，我就把你丟了。我們不肯動你了。……可是那女孩仍是不肯走路，幸而中途見到一輛馬車，他們就請求那馬車夫帶他們一程，願意給他錢。馬車夫說座位不夠，大兒子說座位不夠沒關係，他願意在地上跑。於是修太太帶着幾個女孩子上了車，大兒子修正本就跟着車子跑。人的腿怎能跑得上馬呢？所以馬車一跑，修正本就落到了後邊。修太太看到兒子落後了，着急起來，就連忙喊：「別跑，別跑啊……我兒子跟不上了。」車夫跑了兩里路，跑跑歇歇，感到麻煩死了，就開恩說道：「好罷，好罷，你叫你兒子也上來坐吧！」這一來，他們才順利利一直坐車到開原國軍接收區。到了開原才坐火車來瀋陽。……這個背出來的小女孩，也就是現在與他們相依為命的小女兒修正蘭。

修廣翰問起他的小兒子，才知道由於那次土匪受寒生病死了。為之唏噓不已。……這些死裏逃生，萬里尋夫的事情，講了一個晚上也沒有講完。第二天立刻忙着找房子，安頓下一家大小。一家雖然團圓，國軍卻遲遲不前來接收，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八日，杜聿明的軍隊已打到松花江南岸，停戰令下來了，接收之事又延遲下來，使得這些在訓練班受訓的縣長們也遲遲不能上任。在縣長訓練班裏，修廣翰為一位教官易希亮所賞識。

易希亮是湖南人。當時是東北行轅政務處副處長。在縣長訓練班兼課。他是台灣大學農學院植物病蟲害系主任易希陶的哥哥。他後來死在台灣，死時年七十八歲。他看了修廣翰寫的報告，聽了修廣翰的演講，認為他那麼熟悉在東北的事情，是一個難得的人才。所以在縣長訓練班三個月訓練結束後，即到嫩江省政府把修廣翰借調為行轅政務處視察。

原來在縣長任上，每月只有一點津貼，根本不夠生活。修廣翰就把鐮刀彎發還的祖產出租，以租金對付生活。現在到行轅當視察，才算有了薪俸。是個上校職位。

日本人的施政效果

做了視察，修廣翰的生活就顯得十分忙碌：國軍接收，他得去察看。國軍打仗，他得去慰問，發慰勞品。打仗的地區，他又得去發救濟品。他這樣奔波忙碌，對於國軍與共產黨的情形，看得十分清楚，曾經寫了一個很長的報告，分析敵我情況，建議改進辦法，只是未受當局重視。

東北地區的人民，因受日本的影響，生活方式為東洋化的。張作霖、張學良對教育也十分重視，幾乎每個村莊都有小學，縣裏都有中學，人民不若南方那麼保守，知識水準亦相當高。張學良走後，日本來接收，其接收的方式，只是出一告示，原來的工作人員照舊工作，但每一個機關，派一個日本人監督指導。這一個日本人，文機關叫參事官。軍隊叫顧問。警察叫指揮官。憲兵隊為總部，這一個人參與這個機關，與大家一塊吃喝玩樂，晚上即去憲兵總部去報告當天指定調查

的某人之缺點和優點。三年下來，他所訓練的工作人員都已訓練成功，就把工作不當人員的罪狀宣佈並調換新人。所以他接收得很順利，也很有秩序。一點沒有混亂的情況。等到滿洲國成立，日本所打的主意，並非佔領統治十年八年就走，而是想把天皇移到這塊富庶的土地上來生根，所以他們所做的，都是百年大計的事：政治均用考試制度，不講面子。即以政務官縣長來說，必須是具備大同學院畢業，或留學日本，並經過縣長考試及格的資格才能派任。而考試及格後，普通一、兩個月內即任實職。警察亦必須警察學校畢業，經過警察考試才能當警察，三年以後升級亦須經過考試。……警隊的高級官員，都得是在日本留過學的。預官、教官，都得考試。即令當縣長的也無權用一個工友。都得經過訓練考試才分發。而發薪，都是到銀行去取薪袋，縣政府，學校，各機關本身不存一分錢，買物購產，都是做傳票給商家，再由商家到銀行去取錢。由銀行在預算內記賬。故做官的人，要在薪俸外，額外超支一分錢亦不可能。……所以日本在統治滿洲國的十四年中行政，地政、戶政、都做得非常好。

接收辦法缺失太多

反觀我們自己來接收的情形，就大不相同。當時去接收的人員，多為受過日本人的苦頭，在後方物質缺乏，警報連連的日子下苦熬過來的，一旦打了勝仗，得以揚眉吐氣，把日本人不看眼裏，固不在話下，在滿洲國時代做事的工作人員，也都成了罪人，於是大張旗鼓，改弦易轍，那種天之驕子，不可一世的態度，所引起老百姓

的怨懟失望，以及過猶不及的許多更改引起的麻煩，都是數不勝數。由於原來的工作人員都被趕跑了，新來接收的人員全屬生手，地政戶政，以及一切的工作推行，全受影響。又如原來辦公都用原子筆，此刻却規定用硯台毛筆寫毛筆字。原來用的輕便的日式小算盤，此時却規定用中式的大算盤，不按照規定做即為奴化。……接收人員一面自驕自大，一面儘在那些不急之務上計較打小算盤，怎能有成呢？

接收這麼亂，修廣翰認為這是接收東北失敗垮台的前奏，他認為當時應將這些訓練有素的青年收為己用，而不應將他們逼上梁山。民國三十五年，林彪從熱河進軍東北。林彪進軍之所以那麼容易，其一是由於俄國將從日本接收來的次等槍砲全給了他，其二是在中國政府來接收以前由其來活動而不予限制。而最幫忙的却是一些接收大員。當時林彪喊出兩個口號：第一、他們來接收是向偽滿官吏學習。第二他們來接收是向偽滿軍隊看齐。這兩個口號一喊出來，這一下可不得了，被我們這邊趕走的人，全到那邊去了。頓時聲勢浩大。「滿洲國」的官吏都很優秀。軍隊亦甚有紀律。在日本人統治的滿洲國時代，當兵都是很榮譽的。誰家有人當兵，只要門外掛一塊紅布，上寫國軍之家，日本警察就不敢騷擾。所以當時人家都祈禱能夠有個孩子去當兵。這種百中挑一，其軍隊的優秀，不言而喻。

十萬偽軍願效死命

修廣翰在長春行轅時，有天去見董彥平談話，談話之時，就有人來求見。其人是日本陸軍大

學畢業，董彥平亦為陸大畢業，他看到這人是陸大畢業，覺得很親切，就請他進來談話。進來的這個人，身材短小，神采很足，穿一件破棉襖。原來他是偽滿的一個少將，當時滿洲國的少將，中國人只有一、兩個。他能做到少將，當然相當優秀的了。他說他現在有十萬軍隊，駐紮在和俄國交界的虎林密山這一帶。他的軍隊為防禦俄軍侵入，都就地挖好山洞，依山而居，他拿出一張單子，說道：我現在所有的十萬軍隊，都為偽滿的精銳。我儲存的給養，可以供給軍隊三年之用。我所有的槍彈，天天打亦可維持三年。俄國軍隊多次都被我打回去。他們的坦克車亦被我們打壞，我不能把操在我手裏的武器拱手交給蘇聯。……董彥平當時說：「礙於中蘇友好條約，你不交不行啊！」

他說道：「我不能交。我現在是漢奸。這張單子上的人計二百八十名，都是上校職位。這裏邊的二百八十人，都是漢奸，我們願意將來接受處分。校官以下的人，都不是漢奸。兵更不是漢奸。我今天來，不是請你收容我，我只是請求給我一個指示……，但我們不能把一切交給蘇聯。」董彥平因中蘇友好條約之故仍要求他把武器交給蘇聯。董彥平是一位任事謹慎的將軍，當然不敢公開表示違約的意見，國軍吃虧上當，鬥不過毫不講信義的共產黨，原因在此。

「我決不能這樣做。我現在不要求你別的，你只須給我一個指示，或口頭上的允諾，允許我安撫這些兵，等一年、二年、三年，我都可以等，我不需要你任何幫忙接濟，能抗得住俄國人不

給我繳械。中央將來接收後，我把槍彈交給中央，校官以下及士兵均遣散，我這二百八十人甘心受國法制裁。除此以外，我什麼都不求。……」

慷慨陳辭未被接納

他的話，說得激昂慷慨，十分沉痛，但董終因礙於中蘇友好條約，未能答應。一定要他把所有東西交給蘇聯。那人聽了，猛的站起身說道：

「你不要我啊？你以為我沒有地方去啊？我告訴你，有許多要我的人，跪着求我，拜我做祖宗的都有。我只是不肯賣國。我已經當了漢奸，不肯再賣一次國，你現在既然不要，一切後果，均由你負責，我已經表明我的心跡了。」

董說：「你不必意氣用事，我們還是按照規定行事，將東西交給蘇聯，將士兵遣散回家……」

「我告訴你，我不能。我現在才知道中央是怎樣的。原來我還不信。所以我特意來看看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好了，再見。」

那個人說完，頭也不回就走了。後來這人就投歸林彪，成為林彪的主幹。

在警察及行政方面，中共所行使的法令，除清算鬥爭而外，都仍然藉用滿洲國的法令如配給糧食、填發路條，全是滿洲國的辦法。接收亦都是依照滿洲國的舊制。修廣翰在東北既碰上日本統治滿洲國，又趕上國民黨接收滿洲國，最後又眼見共產黨佔領中國。與日本之接收張學良完全一樣。他在每個機關都派一個人，在警察局的叫警察局代表，在電力公司的叫電力公司代表，在縣政府的叫縣政府代表……這些代表，一面採納東北高級人員的意見，一面收集資料，用心見習

。一面貼出告示，令原來的工作人員照常工作，以安人心。等到半年以後，一切安定就緒，才開始抓人來清算鬥爭。

國軍不識天時地理

提起當時東北的接收，修廣翰有滿腹辛酸，遺憾與牢騷。東北是一個富庶的地域，日本統治偽滿時，曾有天長地久的打算，當時曾從日本大量移民來東北，日本戰敗投降，那些移民東北的日本人失去了靠山，急欲找到依恃，不惜以妻女賣身投靠。當時接收東北的國軍，裝備精良，士氣旺盛，以戰勝者的姿態，來到東北，就成了他們的對象，而那些在偽滿政府工作的人，為了減輕罪名，有女孩子的，也競相爭取可以依靠的對象。所以當時國軍在東北之吃香，可想而知。一個小小的班長，都擁有好幾個大小太太。曾經有一個國軍請修廣翰吃飯，他到那國軍的家裏，發現他竟有七個太太。這種勝而驕，驕而腐化的生活，怎能再起而作戰呢？抗戰是神聖的、艱辛的，但是勝利來得太突然，才有這種暴發戶的現象。但是話又說回來，當年在東北盡忠職守，保國愛民的國軍軍官仍然是佔大多數，不過少數害羣之馬，對於整個大局的敗壞影響確是很大。

其次，修廣翰覺得，一個好將官，不特要能指揮軍隊打仗，更應通曉天時地理。而當時國軍的將官，對東北地方的情形並不清楚。他們一到東北，就把騎兵取消。認為騎兵已經是落伍的戰鬥技術。現代化的戰爭，應該是完全機械化的。機械化的部隊怎能用得上騎兵？……修廣翰對於取消騎兵，却不以為然。他在一次會議中曾提出

反對。他說：在東北作戰，騎兵是不可缺少的。因為東北氣候冷的時間長。一年幾乎有六個月在下雪，在冰天雪地中，汽車，坦克固然可以在河冰上行駛，但地滑天凍，時生故障。不若騎兵之來去自如，游動性大。以之對付共產黨神出鬼沒

的游擊隊，可生克制作用。……當時的高級將官都認為修廣翰的腦筋陳舊腐化，不能跟進時代。他們認為用汽車代替馬匹，不特跑路快，效率大，而且不需要馬糧馬草馬房及人力照顧。在起飛的科學時代，還要用騎兵，真是太不合時宜了。

那些將官們從來沒有經

歷過東北那種冰天雪地的冷凍生活。也不明白東北的地理。東北的天時地理，對汽車坦克來說，都會成為「行不得也哥哥。」後來共產黨作戰，就是用的膠皮輪馬車

。林彪的部隊擁有一百萬輛膠皮輪馬車。這種車，車輪

都是用汽車輪胎代替舊式的鐵車輪，三隻馬拉一輛車，可以坐十多個兵，還可以裝

一挺輕重機關槍，在冰天雪地上，一夜能跑兩百里。他們來時像一陣風，乒乓兵打一陣跑掉了，我們這邊的

機械化部隊，却因冰天雪地雪深數尺汽車發不動，就是發動因雪深也不能行動，全

癱瘓了。騎兵既已取消，就只好徒步哨探，走上二、三十里，根本摸不着情況。如果騎兵不取消，共產黨跑一

百里，我們也能跑一百里，



錦州淪陷後，瀋陽車站附近難民擁擠，待機疏散。

他們就佔不到便宜。後來新一軍從長春撤退，一個軍到瀋陽只騰了三百多人，汽車、坦克車、裝甲車，全開不動，丟在路上。等到吃了大虧，衛立煌要再成立騎兵部隊時，馬已經都叫共產黨搜去了。找匹馬都不容易。徐良當騎兵第一支隊長，晚上司令被共產黨捉去了都不知道。

當時東北的老百姓，對於接收大員及國軍，本來就如久旱望甘霖，但是等到接收之後，對於偽滿政府的工作人員，動輒以漢奸看待，對於偽滿統治下的老百姓，則以奴化的次殖民看待。以致大失民心。那些在偽滿政府訓練有素的工作人員都被逼上梁山，人民亦不肯合作。

所謂大捷竟是謊言

在種種的因素下，國軍終於節節失敗，到後來，高級將官都譁敗為勝，假報軍情。民國三十六年有名的「遼西大捷，殲匪十萬。」當時修廣翰為視察專員，曾為「遼西大捷」去慰問並救濟災民，而結果他所發現的却是一個可恥的謊言。可是當時誰也不敢直言多嘴。東北行轅陳誠主任雖是一個清官，可是他正鬧胃病，脾氣大，很容易發火，他也就很難知道這許多隱情。東北戰局逆轉，遼瀋戰役最關重要，遼瀋戰役中，共軍猛攻防守錦州的政府軍，錦州陷落，瀋陽與關內交通中斷，影響東北局勢甚大。東北是這樣丟掉了，整個的大陸也是這樣丟掉了。共產黨的膠皮輪車隊，一直打到廣州，才又退回東北。修廣翰在行轅工作到民國三十七年。這時，長春已失，遼西亦斷，只有撫順、本溪……等周圍幾個縣尚在國軍手中，他估計情況，國軍再也挺不到五月節

。他就想攜眷遷往南方。他把這意思告訴羅大愚。羅大愚當時正在等着選立法委員，他還想給修廣翰爭一席。聽了修廣翰的話，很不以為然，他說道：「修廣翰，你當日做地下工作時候的那種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到那兒去了？現在國軍正是稱盛的時候，中央還在調兵遣將來，共產黨很快就可消滅了，你怕什麼？怎麼倒要撤退倒縮呢？」

修廣翰道：「你才是被做官熱沖昏了頭。我從前做地下工作，是對付日本鬼子。共產黨可不容易對付，而且，這地方是我的家鄉，到處都是熱門熟路，人人都認識我，我要想隱藏我的身份也辦不到。我們現在只有幾個分散的據點，要想守住很不容易，收復失地更難，我不能等着共產黨來殺我的頭。我一定要走。你是我的負責人，所以我告訴你一聲。也算交代過了。」

羅大愚聽了修廣翰的話，作了一個無可奈何的表情，說道：「鐘鼎山林，人各有志，你一定要走，你就走罷！」

共軍來了又離家鄉

修廣翰之所以想離開他的家鄉，實由於他親身在苦難中體驗到共產黨對待他的幹部，以及在他們控制下手無寸鐵的老百姓的慘酷，而他個人一時又想不出善良方策，來抗拒這個有背人民心願的惡浪。他曾想緊依當時在東北的政府組織來對抗這些新權力，希望又一個接一個的幻滅了，他便想逃到南方再作打算。

修廣翰對羅大愚交代過後，就積極準備籌備全家逃亡的旅費。日據時代沒收的鏟刀鑿祖產，

已經發還給他，他即以半價出售，賣得三十多兩黃金，但這時候的飛機票，即使有錢也不容易買得到。都得行轅交通處批准。修廣翰是行轅的視察，對交通處處長馮庸都很熟識，他就去和馮庸商量。馮庸問他要買幾張票？修廣翰說要買八張。馮庸一聽說要買八張，當時就搖頭拒絕。「那怎麼行？登記買票的這麼多，那能找出八個空位來？」

「請老兄幫幫忙吧！你請為我想，我要走，我太太豈能不走？……」
「太太當然要一齊走。」
「我太太走，孩子要不要走？我們夫婦倆和四個孩子，就是六口了。共產黨要來，明明的要砍頭，我怎能讓年老的父母代我受過？所以我也得把父母帶走。……」

「那你得等。」經不起修廣翰一再求情，馮庸終於鬆了口。
「等沒有關係，但我希望不要太久。」
「起碼得要等兩個禮拜。」
「兩個禮拜還可以。謝謝啊！」修廣翰心想，兩個禮拜瀋陽還不會丟，他不害怕。從那天開始，修廣翰便天天去航空公司看佈告。有一天，他在佈告上看到有姓修的了。因為修姓的人很少，想來必定已經可以成行。連忙搬了一個梯子去看，却原來是自己的本家修誠一家六口。（修誠後來在台灣當鐵路局副局長）修廣翰失望之餘，又到交通處去催請拜託，可是交通處一時也沒有法子，唯一的辦法就是「等」。那種度日如年的等的滋味，真够人受。

王仲廉將軍著 中外雜誌社代售郵撥一四〇四四號 征塵回憶

平裝本台幣二〇〇元
精裝本台幣二五〇元

中外雜誌社國外讀者服務部簡則

(一) 服務事項：1. 代購國內出版書籍代預約即將出版之書刊。2. 代訂雜誌。3. 代印文件。4. 其他有關文化服務事項。(二) 代購書刊按臺幣售價計算郵費等按實際支付結帳。(三) 歡迎海外讀者設立帳戶，凡以支票存本社美金伍拾元或港幣貳佰元即可開設帳戶，每半年按往來帳目結算一次。(四) 在本社設有帳戶之讀者購買本社書刊，一律按定價八折優待。(五) 來函及匯款請寄臺北市新生南路三段七號之二中外雜誌社收，英文通訊處為：KALIDOSCOPE MONTHLY

7-2 SHIN SHENG S. RD. SECD. 3 Taipei,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